

窗下清风

□耕夫



回乡(外一首)

□殷贤华

我典当最后一把铜锁
将漂泊的日夜折叠成信
投进锈蚀的邮筒

行囊里霉斑在叹息
我卸下磨损的鞋、褪色的地图
唯独那则短信仍在掌心发烫
像故乡未熄的灯

转身时风卷起纽约的碎片
城市在身后坍塌成剪影

看啊——马蹄扬起星尘
每一粒都是归途的韵脚

秒回

小时候,母亲总问我:天堂在哪儿?
我说是天上的光,是够不到的星星
长大了,走了太远的路才明白——
天堂就是家里那盏灯,一直亮着,像心跳

风太大了,我快呼吸不过来
雨淹到脖子时,忽然懂了:
哪有比“回家”更急的事?
我要快过射出的箭,比风更早推开门——
“母亲,我回来啦。”
这话一说出口,雨就停了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仓满踏歌唱丰收

——丙午年夏日感怀
□姚代云

赤日暑气稠,
炎风漫层楼。
几缕浮云难送雨,
一川热浪锁九州。

蝉鸣声声噪林静,
芙蕖袅袅媚风流。
翠柳荫浓庭院凉,
修竹摇曳溪流水秀。

夏日茅舍也无闲,
倾家桑麻盼天酬。
插遍新秧绿满田,
清凉心境已凝秋。

一犁烟水阡陌忙,
昼出夜归锄垄畴。
丰稔从来无天赐,
面土劳作期许就。

千载农耕书新笺,
铁牛神韵入诗舟。
稻谷飘香酷暑远,
仓满踏歌唱丰收!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黑水之间,背着货品四处奔走,踏破鞋履、费尽口舌。一款产品从图纸落地,再推向市场,步步都是如履薄冰。那一年盛夏,新品即将投产,不料供货商却突然断货,资金链骤然紧张,交货期限迫在眉睫。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,对着图纸整整三日不眠。窗外蝉鸣聒噪,风扇吹来的风也是滚烫的,胸中郁结难舒。万般窘迫之际,往日记下的诗句蓦然浮现: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。”绝境之处,恰恰也是转机萌生之时。一念放平,心头顿时生出几许清凉。

就在最难的关头,多年未见的老战友登门造访。他辗转打听,寻到了靠谱的供货渠道,宽慰我不必焦虑,愿意倾力相助。几番联络奔走,原材料顺利进厂,贷款也顺利办妥,产品如期面世,收获了不俗的反响。当夜推开窗子,晚风裹挟着栀子花香扑面而来,恰似老友的宽慰。此刻,忽然读懂白居易的佳句:“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”原来清风本不在窗外,藏在旁人伸来的援手与真挚情谊之中。

往后多年商海起落,饱尝坎坷。也曾身负重压,彻夜难眠。每每陷入低谷,总不乏良善之人施以援手:战友千里赶来扶持,客户诚心托付项目,素昧平生的后辈也愿同心共济。这些世间温情,恰似穿窗而来的清风,吹散满心阴霾。一次次的际遇慢慢明白,真正的清凉,从来不在于四时气

舅舅的乡愁

□彭宗琼

的汗粒。出门时,舅舅抬眼看了一眼店门上的木牌子——云安包面。从此,这几个字便刻在了舅舅心底。

之后,云安成了舅舅常去的地方,因为那里的包面,更因为那烟卤下白花花的盐。舅舅将山里的陶罐挑到云安,再从云安将盐挑到离家不远的乡供销社,一个来回可挣一两块脚板儿钱。这些钱除了补贴家用,做青春梦的舅舅每次都会私藏一角两角,幻想给未来的媳妇买手绢、买袜子……当然,隔段时间也会忍不住去犒劳自己一碗包面。

舅舅没想到,这包面也是可以上瘾的。走过了卖脚力的时代,他对包面的喜好却始终甩不掉,尽管如今已昂首挺胸搬进了镇上的楼房。这些年,他吃遍了各种味道的包面,可最经典的依然是云安包面。在成为三峡移民即将离开故土的前两天,他举家来到云阳,要去吃正宗的云安包面。

第二天大清早,舅舅便催促着全家来到面店。“老板,来五碗三两的,中辣。”喊声没完,舅舅便坐到了木质条凳上,那派

头和当年在云安盐厂旁吃包面一样神气。“每碗加一根麻花。”我补充道。既然舅舅一家要外迁了,这碗包面一定要有最完整的味道。包面加麻花是云安古镇独有的吃法,它源于千年盐运码头的市井智慧。本地老辈人说:“云安包面,不加麻花,味道少一半。”

大碗包面很快端上来,鲜红的油炸辣子浮在鲜香酱油汤里,葱姜醋等调料比例讲究,味道丰满。舅舅眯着眼,就着碗口深吸一口气,想把这包面的气息深吸进肺腑、渗入血液。随后,舅舅将难舍融进油辣子的红汤里,一口一口慢慢咽下。云阳,至此成为舅舅乡愁的一头。

昨晚,表妹的电话让我潸然泪下。年届八十的舅舅躺在病床上,身形消瘦,嘴里一直念叨着“包面”。第二天一大早,我就跑进云安包面店,买了两斤刚包好的新鲜包面,装上一盒油辣子,打包顺丰快递。庆幸的是,舅舅在生命的尽头,赶上了这碗来自家乡的包面,与故土完成了一场温柔的重逢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协会员)

记得儿时回家路

□王景

直到整个小学毕业,他都没有再跑到。

后来我们毕业了,我进入了中学,便不再与他相遇。后来我去了更远的地方上学。当再次知道他的消息时,是一个带着两岁女孩的女人告诉我的。女人走进我们律所,说她丈夫犯下极重的事,迫切想要为丈夫聘请好律师,当她说出丈夫的名字时,我愣了很久,那个牵着妹妹的手放学的背影再次浮现眼前……

看守所里,律师会见室的铁栅栏另一端,坐着微胖、光头的他。他见到我的表情很吃惊,当我慢慢坐下,未曾开口,原本玩世不恭的他,红着脸低下了头。

案子是在第二次庭审时当庭宣判的——无期!听到结果,他对我轻点了一下头。本来,我想问他“妹妹还好吗”,也想问他犯罪时是否想过妻子和年幼的孩子,但这些话最终都没说出口。他被法警带走时,用戴着手铐的手向我挥了一下。自此法庭一别,20年我们再没见过。

那碗裹在鲜红油辣子浓香中的云安包面,一直是舅舅心心念念的家乡味。

在云阳,包面是刻在清晨里的仪式感。一碗热气腾腾的包面,开启学子一天的学习和打开工人的忙碌。董四包面、狗耳朵包面、云安包面,这几个云阳人耳熟能详的老铺子,在晨雾中带着辣呛的喷香从店里翻腾出来,缠住赶早的人。

舅舅说,他吃的第一碗包面是在20世纪60年代。那时,他还不到20岁,第一次跟着挑陶罐的队伍,从山沟的黑幕中踏上去云安的长途。在最后一抹夕阳涂上云安盐厂高高挺立的粗大烟囱时,他们完成了陶罐的交付,一股难耐的饥饿直冲脑门。“肠子都饿断了,今天打牙祭去。”叔叔辈的老挑夫带领大家,走到离大烟囱不远的小巷,一头钻进一家小馆子:“老板,一人来一碗。”

一杯水的工夫,一个粗糙的土陶碗稳稳地放在舅舅面前。浮着红碎渣辣子的碗里浸泡着小巧的包面头,几粒青绿的葱花散落碗边,鲜香的诱惑力撩拨着舅舅的味蕾。他迫不及待地夹起薄如蝉翼的面皮,一口下去,滑嫩柔软,鼻孔被浓香填满。还没等嚼到肉疙瘩,包面“刺溜”一下就滑进食道,继而胃里便传来一阵热辣。随之,在接二连三的呼哧声中,一碗包面就见了底,只留下嘴唇的热辣轻麻与额头

做刑辩律师,客户却是被检察院建议死刑的小学同学,是一种什么感受?答案就是:很难过!

其实,我还记得那个从小没有妈妈的少年,那个每天放学都要去妹妹教室门口等候的少年,那个盼着长大就可以工作挣很多钱的少年。

五年级时,有一周他没来上课,当他回来时,脸上有明显伤痕。老师说他偷拿了家里的钱跑出去,被警察找了回来,脸上的伤是他父亲用皮带抽的。下课时,他趴在桌上对我说:“我还要跑。”说这话时,他眼神坚定。

在他第二次偷钱跑了、再次被找回来之后,同学们都不再愿意和他同桌。

他依旧每天放学去等妹妹下课,有时妹妹也在校门口等他,兄妹俩手牵手回家,他家住在城边,要走很长一段路。有一次,妹妹被班上男生欺负,他冲过去把那个男生打了,于是被请了家长,晚上回家又被他父亲毒打一顿。那段时间,我是班上唯一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。

当他第三次给我说还想偷钱跑出去时,我问他:“你妹妹怎么办?”他沉默了。

